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4.007

# 论美国后“9·11”小说的国家认同阐释

朴玉

(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美国后“9·11”小说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尤其表现为对“国家认同”这一公共领域中核心议题的批判性介入。作家们就国民身份强化、国族记忆建构以及国家身份选择等议题进行探讨,他们不仅捕捉超越种族、阶级、文化差异的共同体情感,表征不同族裔对于美国国民身份的认同,还倡导基于国族身份探寻理想自我。后“9·11”小说关于国家认同的多重阐释,对于多民族国家内部个人身份建构、族裔群体团结、国家意志强化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美国小说;后“9·11”;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4-0047-06

美国后“9·11”小说作为新世纪文学的重要文类,近年来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热点。学界充分肯定作家们后现代写作特征,从创伤叙事、族裔书写、文化冲突等方面探讨“9·11”小说的创作主题和写作风格,但较少关注蕴含于作品的意识形态表征问题。张和龙认为,对于“9·11”文学的研究不应脱离当代国际政治现实语境,忽视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sup>①</sup>;杨金才也撰文指出,国内学者未能很好凸显新世纪文学的复杂性与多面性<sup>②</sup>。两位论者不同程度地论及新世纪美国小说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创作机制,颇具启示意义。毕竟作家都与自己所处的时代和阶级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不可避免地基于某一群体立场阐发观点,表达对于公共领域中核心话题的批判性介入。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认同问题,作为美国公共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引发广泛关注。譬如,奈(J. S. Nye)指出,社会、技术和经济变革带来跨国认同、国家融合、次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sup>③</su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直言:“美国国家认同问题迫在眉睫,移民、跨国身份等诸多因素都导致美

国认同危机。”<sup>④</sup>上述观点直指全球化时代重新审视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国家认同,是一个人形成对于国家身份的归属意识,关于国家主权和国族利益的主体意识,以及对于国家身份的集体文化想象,他(她)与其他社会成员分享亲近感和心理稳定感,并依据被普遍认可的行为规范约束自己。“9·11”小说在创伤叙事、族裔书写以及跨国书写中都饱含着对“国家认同”的思考。作家们以“9·11”事件为契机,透过文学想象,重新思考历史、现实与主体性之间的关系,体现出对于国民意识、国族记忆以及国家认同选择等问题的关注。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探讨后“9·11”小说所蕴含的国家认同思想。

## 一 “9·11”想象与国民情感强化

作为新世纪开端的“9·11”事件,给美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作家们纷纷就事件表达他们的立场和观点。在罗森鲍姆(Thane Rosenbaum)看来,“沉默是对于‘9·11’最响亮的声音”<sup>⑤</sup>。这种“沉默”的背后所表征的是语言直

收稿日期:2021-02-1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BWW060);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2018B25);吉林大学本科教改项目(2019XZD005;sk202011)

作者简介:朴玉(1972—),女,朝鲜族,吉林长春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当代美国文学研究。

①张和龙:《“9·11”文学:新世纪美英文学的审美转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②杨金才:《关于后“9·11”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外国文学动态》2013年第3期。

③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实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④萨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⑤Rosenbaum T. “Art and Atrocity in a Post-9/11 World”, *Jewish-American and Holocaust Literature: Representation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Ed. Alan Berger and GL Cronin. New York: State UP of New York, 2004, p.125.

面劫难及其恐惧的苍白无力。而对于德里罗等选择“言说”的作家来讲,他们考虑最多的是“怎样说”的问题。德里罗在长文《在未来的废墟中》指出,双塔倒下的天空,为作家留下想象空间,赋予其意义<sup>①</sup>。以德里罗为代表的美国作家想象灾难现场、描摹受创心理、建构文化创伤,作品倡导超越种族、阶级、性别差异的共同体意识,并通过对于文化他者的想象书写表达政治立场。

国内外学者往往从创伤展演角度对“9·11”小说展开研究,解读受创者的记忆幻像和压抑情绪。其实,作家们看似观照创伤个体,实则表征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受难者。德里罗的《坠落的人》(*Falling Man*)被视为“9·11”定义之作,就体现了这种现实主义特征。作品开篇以全知视角展现“9·11”当日都市景观,并以“街道不复存在,已然另一个世界”<sup>②</sup>开启叙事,浓烟、世贸塔、四处逃生的无名者等意象为读者建构一个想象空间。作品将纽约地标建筑倒塌与小人物命运建立直接联系,强化事件的不可预见性,使得情节更具冲击性。德里罗并未急于引出主人公名字,只以“他”指代,强调基斯只是幸存者中的一员,引发读者心理共鸣。安德森指出:“最能鲜明表达现代民族文化的是无名者,那些被刻意塑造的无名者形象,无不赋予公开的、仪式性的情感。”<sup>③</sup>的确,关于普通人的故事无不激发阅读者的集体想象,唤起身临其境之感,恰如作品所言:“受伤的基斯,不是曼哈顿选民,不是纽约人,是美国人。”<sup>④</sup>由此,基斯作为“9·11”风暴中心的当事人,他的多重角色被规约为“美国人”这一共同身份,而他在事件之后的应激反应也与其他美国人一道,被建构成集体创伤。

创伤问题研究专家埃里克森(Kai Thodor Erikson)特别强调集体创伤的负面影响,并认为它打击社会生命组织,损害人们普遍的集体意识<sup>⑤</sup>。其实,集体创伤也可以转化为受创者团结彼此的凝聚力。在福尔、麦凯恩等作家笔下,满目疮痍的纽约被视为疗伤之地,都市人超越多重边界,介入社会交往空间,与更多群体成员建立情感联系。在《特别响,非常近》(*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中,9岁男孩奥斯卡的父亲在双塔中丧生。奥斯卡在偶然打碎的花瓶中找到一个写着“布莱克”的信封,信封里面有一枚钥匙,由此引发他“寻找布莱克之旅”。奥斯卡在纽约地图上标记每一个布莱克的方位,与每一位布莱克言说经历、修复创伤,这种理性沟通使得每个人不再是心灵孤岛,纽约城也变得充满温情。同样地,麦凯恩的《转吧,这伟大的世界》(*Let the Great World Spin*)也将故事场景设置在纽约,并以20世纪70年代社会生活影射“9·11”之后的美国现实。五个越战阵亡士兵的妈妈定期聚会,分享关于儿子的记忆,帮助彼此消解消极情绪,她们当中既有富人区的白人、贫民窟的黑人,也有普通工薪阶层。交往之初,种族、阶层差异都是沟通屏障,然而丧子之痛成为共情纽带,她们摆脱都市生活带来的异化和疏离,彼此成就积极自我。在保罗·奥斯特的《布鲁克林的荒唐事》(*The Brooklyn Follies*)中,布鲁克林俨然世外桃源,失意者汇聚于此,在流动、变幻的生活中慢下节奏,建立密切人际关系。新世纪美国作家们在满目疮痍的都市里构建理想交互空间,颇具乌托邦色彩,此种愿景未必达成,却辉映着共同体理念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9·11”小说除了传递“我们—受害者”思想,还对施暴者进行他者想象,表征作家的文化意识和政治立场。与德里罗的域外他者想象不同,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Terrorist*)将视线转向国内,透过对国内恐怖主义的探讨,言说规训异端文化、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18岁伊斯兰教信仰者艾哈迈德被宗教组织洗脑,他意欲开着装有炸弹的卡车摧毁林肯隧道,最终在辅导员杰克的劝说下放弃行动。在杰克看来,包括艾哈迈德在内的美国青少年缺乏对“美国人”这一身份的认识,他质问艾哈迈德:“我俩都是美国人,他们没在中学教过你吗?美国爱尔兰人,美国黑人,美国犹太人,甚至美国阿拉伯人,都是美国人。”<sup>⑥</sup>“他们在中学里没有教过你吗”直指公立学校在公民教育方面的缺失。按照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说法,国家认同是“高级文化”,需要借助学校等公

① DeLillo D. “Ruins in the Future: Reflections on Terror and Loss in the Shadow of September”, *Harper's Magazine*, 2001 (December): 33-44.

② 德里罗:《坠落的人》,严忠志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③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9页。

④ 德里罗:《坠落的人》,严忠志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

⑤ Erikson K T. “Disaster at Buffalo Creek: Loss of community at Buffalo Creek”,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76(3): 302-305.

⑥ 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刘子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页。

共教育体系进行传播<sup>①</sup>,而公民教育并非独立机制,它与其他国家机器一起构筑国家安全防御体系。而艾哈迈德最终放弃行动,也并非全凭老师教化,其中牵涉国土安全部、情报人员等机构的协作。作品描写国土安全部部长及其下属监视阿拉伯社区,监听可疑人员,检查信件和包裹……在提到国土安全部部长之时,省去他的姓名,只以“部长”称呼,表征其行为的官方立场。而厄普代克对于成功解除恐怖危机的情节设计,暗含他对国家安全策略的肯定。

安东尼·史密斯指出,重大历史事件可以为民族成员提供神话和记忆<sup>②</sup>。但诸如“9·11”这样的历史事件,并非自动地成为国家记忆的内容,它需要被建构成国家象征符号、具有思想内涵的记忆场。当代美国作家对“9·11”事件进行筛选、加工和表述,将暴力、创伤、哀悼等元素融入诗意空间,体现文学想象参与国家公共话语建构的功用。

## 二 历史拟写与国族记忆建构

“9·11”事件一旦被定义为外敌对于美国国家权力的挑战,同仇敌忾的情绪旋即提升了国家凝聚力。然而,历史惊人地相似,总有别有用心者寻找发泄愤懑的替罪羊:经济大萧条时期,拉美裔移民被归咎为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200多万墨西哥裔美国人被驱逐出境;“珍珠港”事件之后,日裔美国人成为众矢之的,被关进拘留营;抑或当今疫情时代,亚裔受到谩骂、袭击……诸如此类,无不折射出族群分裂始终为美国痼疾。“9·11”之后,阿拉伯社区和美国穆斯林受到排挤,其他族裔群体唯恐成为下一个被打压的对象。菲利普·罗斯、科伦·麦凯恩等作家捕捉族裔群体的情感结构,拟写南北战争、二战、朝鲜战争中普通人物的命运,影射新世纪美国族群冲突,并从少数族裔对国家身份、核心价值观、爱国情怀角度展开叙事。

罗斯等作家特别关注后“9·11”时代族裔身份与国家身份之间的关系问题。美国少数族裔大都拥有双重文化身份及其“双重意识”,譬如美国犹太人兼具犹太意识和美国意识。“9·11”之

后,美国国内反犹主义沉渣泛起,“犹太人和以色列是恐怖袭击的幕后黑手”等阴谋论言论甚嚣尘上,作家们有感而发,表征分裂局面,言说国家危机。罗斯的《普通人》(*Everyman*)、《退场的鬼魂》(*Exit Ghost*)都有主人公收到恐吓信的情节,《反美阴谋》(*The Plot Against America*)甚至开篇即以“无名的恐惧占据了心灵”定下基调,架构1940年至1942年的美国历史,假想极端保守主义者林德伯格就任总统给犹太裔家庭带来的恐慌。在作品中,犹太人跟踪监视,驱散至偏远乡下,呼应后“9·11”时代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反犹”本质,即将犹太人视为文化他者、异己力量,正如主人公的父亲所言:“我们只是认为我们是美国人。他们以为我们只是认为我们是美国人。这些人现在不理解我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是美国人。”<sup>③</sup>这段“他们-我们”话语体系所表述的是他者承认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冲突,而“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是美国人”传递的则是美国犹太人对于美国公民身份的认同。首先,“我”言明“1933年生于美国,恰好那一年是罗斯福当政”<sup>④</sup>,以此确认“我”对于国土的归属,以及将个人生命融入国家历史的家国意识。其次,主人公通过收集美国邮票传达爱国形象。邮票是国家象征符号,它承载国家历史文化,培养国民文化意识。“我”在父母的引导下搜集邮票,邮票上既有山川河流、国会大厦,也有美国历任总统、母亲节、妇女选举权等主题,“我”徜徉方寸世界,见识地缘风貌、政治变迁、文化习俗,接受最生动的爱国教育。最后,犹太人以仪式操演坚定国家认同。纵然“反犹”猖獗,“我”与家人依然以敬畏之心瞻仰林肯纪念馆、华盛顿纪念碑,通过仪式的阈限模式,介入国家意识形态空间,再生产国家在场的政治身份。综上可见,作品中犹太人遵循国族原则,对于自我加以界定。文中既没有论及“上帝选民、应许之地、犹太先知”等犹太历史,也没有强调犹太文化中语言、宗教、习俗等要素,主人公们所表征的是“共有领土,共享历史和公共文化”的国家身份<sup>⑤</sup>,并以美利坚民族共同体成员身份表述自我。

如果说族裔群体基于自身利益更加关注双重身份问题,那么关于国家意志与个人自由冲突中

①Gellner 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England: Basil Blackwell, 1983, p.35.

②Smith A D.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p.27.

③Roth P.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 A Novel*.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p.315.

④Roth P.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 A Novel*.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p.1.

⑤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36页。

公民权利的探讨就更具普遍意义。罗斯震撼于在伊拉克战争中阵亡的年轻生命,他有意拉开与当下距离,以历史长镜头聚焦美国往事,完成作品《愤怒》(Indignation):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朝鲜战场激战正酣,19岁犹太青年马科斯弥留之际,追忆人生……马科斯就读的瓦恩斯堡大学并非真实,它坐落于作家舍伍德·安德森虚构的瓦恩斯堡。罗斯通过对安德森小说的互文,隐喻瓦恩斯堡所表征的压抑氛围,始终弥漫着美国历史。该大学校纪严格,要求学生无论信仰如何,必须参加40次礼拜方能毕业。这类规定与美国核心价值观所推崇的信仰自由相悖,但学生却只能屈辱接受,原因在于学生受到《全民军训和服役法》(1951)钳制,该法律规定,优秀在校学生可延缓兵役。换言之,倘若谁违反校规,就可能被逐出校园,被迫从军。罗斯忆及历史,满怀感慨:“居然无人理解这些制度的本质,只为它们的合理性?”<sup>①</sup>其实,制度并不合理,只因它挟持保卫国家之名,个人自由就暂被搁置。无神论者马科斯抗拒追加礼拜的惩罚,被送上战场。临死前,他追忆《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一书的内容:“杰斐逊当选美国总统和1776年一样,都堪称一场革命。正是杰斐逊将国家从君主政体和军国主义之中拯救,将国家带回到共和国的质朴。”<sup>②</sup>罗斯通过文学文本对于历史文本的记忆,叹息“立国之本”已被尘封遗忘,并重申历史警示:开国元勋们已确立国家原则,此为国家亘古不变的操守,合众国成长的动力。

在《愤怒》中,主人公战死沙场,换来国家意志与个人自由的和解,这种和解基于他在争取个人权利的同时,也在承担公民义务,而生活在单一经济中的所有人有着同样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国家对“人民”的基本要求之一<sup>③</sup>。同样地,肯尼迪那句经典名言“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很好地诠释了“国家至上”思想关于爱国主义的解读。这种爱国情怀成为新世纪族裔作家特别强调的主题,如此书写,多少也为时局所累。“9·11”事件的劫机者大多为外来者,这就使得美国国内对于少数族裔移民怨声四

起,亨廷顿甚至放言“对社会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移民。”<sup>④</sup>依亨廷顿之见,外来移民大多坐享美国经济红利,却不爱这个国家,甚至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这种“移民威胁论”加剧了少数族裔的危机感,作家们回溯族裔移民史,强调不同族群执着于美国梦的实现,就是国家繁荣得以成就的历史。

在族裔作家笔下,各族群移民捍卫国家、营造家园的实际行动都是爱国主义的朴素表达。麦凯恩在《飞越大西洋》(Transatlantic)中追述19世纪爱尔兰裔移民史,塑造了爱尔兰裔女性莉莉的坚毅形象。莉莉在正当芳龄时受自由民主思想的感召,决然跨越大西洋;在南北战争中,救治伤员,送儿子当兵,接受儿子阵亡的事实;接手亡夫的制冰作坊,从识字开始,将制冰生意越做越大。莉莉的故事,不仅是她个人的历史,还是她所属族群的历史。麦凯恩拟写爱尔兰裔移民史,它与索威尔(Thomas Sowell)的《美国种族简史》有着相同旨意。在索威尔看来,“美国人的族群历史,就是美国人民的历史,它是由不同种族和个人一起组成的历史,包含许多相似模式和深刻区别所构成的故事”<sup>⑤</sup>。其实,无论是《愤怒》中的阵亡少年,还是《飞越大西洋》中的卓绝女性,他们虽文化不同,但在建构美国历史方面,无不饱受磨难,付诸血泪,成就由痛苦、自豪和成就组成的美国故事。由此,作品将不应遗忘的历史呈现出来,很好地反击了“移民危机论”。

作家们在进行历史叙事时,特别追求历史真实。罗斯在《反美阴谋》正文之后附加冗长的“参考文献”,强调作品虽是对历史的架构,却非全然杜撰;《愤怒》开篇之前也附加简短序言,就相关史料来源做出说明;麦凯恩则在访谈中大谈自己“为求真实,翻阅大量资料”<sup>⑥</sup>。上述作品立足当下,拟写历史,意在以史为鉴,昭示未来,彰显了作家超越族群的国家命运忧患意识。

### 三 跨国书写与国家认同抉择

全球化带来商界、学界等各领域人士跨国流

①詹姆斯·穆斯蒂施:《〈愤怒〉:朝鲜战争时期美国校园的缩影——菲利普罗斯访谈录》,孟宪华译,《译林》2011年第1期。

②Roth P. *Indignation*.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2008, p.167.

③Smith A D. *Nationalism: Theory, Ideology, Histor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0, p.14.

④萨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⑤Sowell T. *Ethnic America: A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p.296.

⑥In “Transatlantic”, Author Colum Mc Cann Returns. Home <<https://www.npr.org/2013/06/05/188895170/author-colum-mccann-returns-home>>, 2020-05-11.

动更加频繁,跨国者往返于不同国家之间,对于国家的依附貌似没有原来那么紧密,国家身份也显得没有那么清晰。然而,“9·11”之后,美国政府基于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考量,加大反恐力度,强化对境内非公民的管控和限制,跨国者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约瑟夫·奥尼尔、莫辛·哈米德等具有多国生活经历的作家们对此感触颇深,他们敏感地捕捉到跨国者的身份冲突问题,作品大多带有自传成分,堪称跨国成长小说。鉴于作家们身份游移,他们要么具有双重甚至多重国籍,抑或拥有不同国家永久居留权,本文暂不“苛刻”以单一国籍界定其身份,而是将长期在美国居住,描摹美国生活的流散作家视为研究对象。正如杨金才所言,“有必要在全球范围内考察不同国家地区的作家在回应‘9·11’方面所采取的不同立场、观点和方式”<sup>①</sup>,更好地呈现不同流动群体在国家认同议题的多重面向。

2004年,亨廷顿在《死灵魂:美国精英的去国家化》一文中创造了“达沃斯人(Davos Man)”<sup>②</sup>这一称谓,用以嘲讽那些四海为家、信奉世界主义的精英们。如今,“达沃斯人”泛指在世界范围内游走,从事跨国跨文化活动的优秀人才。奥尼尔在《地之国》(Netherland)塑造了汉斯这一“达沃斯人”形象,籍此探讨后“9·11”语境中世界公民的身份问题。荷兰人汉斯受过良好教育,先后在荷兰、英国、美国的大城市生活,他薪金丰厚,衣食无忧,以“无国界公民”自居,“在纽约,人们很少问你来自哪个国家,在21世纪,这类‘背后的故事’渐渐不是人们兴趣所在。‘纽约人’是我感兴趣的身份”<sup>③</sup>。全球化时代,由于国际货币、贸易市场的兴起和超级政治、军事集团的产生,包括汉斯在内的“达沃斯人”难免产生国家权力弱化的错觉。殊不知,这只是国家职能从经济和军事向社会和文化转换而已。一旦国内外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国家政治职能就会强化并凸显其超越其他功能的强势地位。

“9·11”之后,美国政府对国内安全政策做出调整,强化国家政治意志在日常生活中的在场。《爱国者法案》明确了警察和移民机构对外籍人

士的管理力度,公民与非公民的身份差异被严格划分,普遍意义的平等也就化作有条件的平等。作品中隐约浮现、贯穿全书的一个故事脉络是汉斯在纽约考驾照的经历。他在车管所受到讥讽,在移民局被呼来唤去,并被塞到地下室上交通必修课……这一系列程序,让汉斯感慨:“这个国家表面光鲜,暗下不公、冷漠、霸道,一种对美国从未有过的厌恶油然而生,将我吞噬。”<sup>④</sup>汉斯堪称“置身其中的局外人”,他亲身感受非公民待遇,并透过他人,反思自我。从特立尼达移民来的恰克即为汉斯的镜像参照。恰克以美国人自居,他积累了大量美国历史文化知识,打算以“秃头鹰”命名球场;他头戴洋基帽子,凯迪拉克轿车上插着星条旗,贴着“支持我国军人”的贴纸。概言之,他积极介入美国公共文化,张扬的是扎根美国的渴望。汉斯则不然,纽约地图上的每一个荷兰地名都唤起他的母国记忆,脑海中闪回的是荷兰景观:舍文尼根灯塔、海牙马薯树、海牙运河的天然冰场……这一切在汉斯看来,“最具荷兰性”<sup>⑤</sup>。汉斯参悟自己对荷兰的依恋,最终离开纽约,回伦敦与家人团聚,但他始终心念荷兰,并获得心灵的宁静。奥尼尔以汉斯的个人经历表明,全球文化只是无记忆的建构物,不存在基于全球性的身份认同。唯有国家记忆,使得“达沃斯人”成为“有根的人”。

国际学生作为另一个重要的跨国流散群体,也成为作家们关注的对象。在《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这部作品中,哈米德以巴基斯坦青年昌盖兹在“9·11”前后的经历为线索,探讨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跨国身份的建构问题。为了融入美国圈子,昌盖兹刻意与美国同学打成一片,并与巴基斯坦同胞保持距离;他入职纽约的跨国公司,自言“我没把自己当成巴基斯坦人,我只是跨国公司的实习生”<sup>⑥</sup>。这种对于母国国民身份的弱化甚至否定,只是他本人的单向度认知。因为对于跨国者来讲,身份认同还牵涉他人的接受、认可。“9·11”之后,昌盖兹在公共交往空间受到排斥和羞辱,就缘于昌盖兹被美国社会强化的他者身份。

哈米德不仅表现青年学子与美国之间爱恨交

①杨金才:《论新世纪美国小说的主题特征》,《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8页。

②Samuel PH. “Dead Souls: The Denation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The National Interest*, 2004, 75(1): 5-18.

③Charlie R. “An Interview with Joseph O’Neill”,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011, 52(1): 1-19.

④约瑟夫·奥尼尔:《地之国》,方柏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页。

⑤约瑟夫·奥尼尔:《地之国》,方柏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6页。

⑥莫欣·哈米德:《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吴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织的互动关系,还描摹主人公如何通过探求本真建构理想自我。能够在大型跨国公司谋得职位,是大多数青年人的梦想。为此,他们心无旁骛,努力完成业绩指标,很少从伦理道德角度审视自我,昌盖兹就直言:“我没有精力替那些即将下岗的工人感到同情、难过。”<sup>①</sup>如此心态,非但有可能沦为失去价值判断的工具人,还会失去本真性。所谓本真性,按照泰勒的解释,“是一个人真实或正确的品质,是内心中独一无二的存在,他不依照外部一致性形塑生活,而是在内心中发现它”<sup>②</sup>。对于跨国知识分子来讲,本真性就是摒弃被工具理性异化的自我,将“我”纳入“我们”这一共同体中,给予内心最稳定的自我意识。作品中特别强调巴基斯坦的风土人情所蕴含的文化意味,家族历史、画册、藏书以及诗歌都是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本,赋予主人公民族自豪和文化自信。

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奥尼尔笔下的“达沃斯人”,还是哈米德作品中的国际学生,抑或阿迪契笔下拥有双重国籍的青年女性,都以离开美国而告终,彰显跨国知识分子对于美国这一国度的批判性认知。而离开更是抉择,这种抉择的背后

是流散者重构国家身份的主体意识。

## 结语

对于新世纪作家来讲,当他们面对倒下的双塔,意欲将“9·11”纳入文本的时候,需要破解两个难题。一是面对铺天盖地的报道和影像,文学创作如何超越现象,透视景观,表达深刻的思想内涵。二是“9·11”事件宛若昨日发生,作家如何写出厚重历史感,而非应景之作。后“9·11”小说以其对于国家认同思想的言说做出了回应。作家们没有拘泥于“9·11”事件本身,而是通过文学想象,将事件建构成文化创伤,倡导超越种族、阶级、文化的共同体情感。他们还将“9·11”事件置于美国历史语境中,通过拟写历史,表征不同族裔群体对于美国国民身份的认可。作家们的超越之处尤其体现在他们以开阔的文化视野将跨国流散者纳入文本,探索世界公民的身份重构问题。当今时代,人们的身份更加多元,超国家认同、次国家认同、基于互联网形成的文化群体认同等都对国家身份认同提出挑战,新世纪小说创作对于国家认同的思考和阐释也更具启示意义。

# Approach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American Post-9/11 Novels

PIAO 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American post-9/11 novels have a distinct tendency of post-modern realism, one of those notable features is the critical intervention in the core issue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public sphere. Writers constructed the poetic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isaster representation, historical writing and transnational narrative, and conducted in-depth discussions on issues such as the strengthen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memory, and the choice of national identity. It is argued that the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present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 identity, ethnic group unity, and strengthen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multi-ethnic countries.

**Key words:** American novels; post-9/11; national identity

(责任校对 朱正余)

<sup>①</sup>莫欣·哈米德:《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吴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sup>②</sup>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董之林、陈燕谷译,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5页。